

月暖碧落

FENGNUAN
BILUO

你是我的劫数，一生的劫数。我逃不了，也不想逃。

寂月皎皎·著

【下】



月暖碧落

FENGNUAN
BILUO

寂月皎皎·著
【下】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暖碧落/寂月皎皎著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ISBN 978 - 7 - 5306 - 5243 - 5

I. ①风… II. ①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8882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开本 700 × 980 毫米 1/16 印张 34 字数 500 千字

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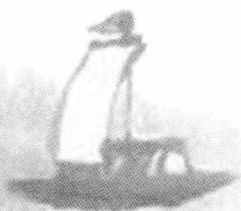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38.00 元 (全二册)



目录

- 缘起 乱世倾国第一人/1
- 第一章 点绛唇 章台深处夜流彩/3
- 第二章 后庭花 十年心事十年灯/12
- 第三章 桂枝秋 西风红叶汾江冷/21
- 第四章 江如练 寒枝拣尽无处栖/29
- 第五章 雨霖铃 冷夜空庭奏广陵/38
- 第六章 长亭怨 天为垂泪鹃声苦/47
- 第七章 女冠子 乾坤清绝若有时/56
- 第八章 惜分飞 秋霜肃夜数寒星/64
- 第九章 朝天子 似曾相识伊人来/72
- 第十章 梧桐影 凤鸣高岗恨幽独/81
- 第十一章 迷神引 踟蹰关雎海之隅/90
- 第十二章 风入松 谁使二桃杀三士/100
- 第十三章 忆旧游 伤心铜雀锁秋风/109
- 第十四章 倦寻芳 桃李春风多少年/118
- 第十五章 相思令 长夜孤梦意难平/127

- 第十六章 蜡梅香 轻剖愁意恨难裁/136
- 第十七章 凤仙引 共拈青梅说夜长/145
- 第十八章 意不尽 梅瘦影孤谁辜负/154
- 第十九章 殿前欢 莫道郎心真铁石/163
- 第二十章 醉花荫 扁舟系人不系天/172
- 第二十一章 独倚楼 胭脂雪瘦熏沉水/180
- 第二十二章 露华慢 关山千里问桃李/189
- 第二十三章 壶中天 是非成败弹指间/197
- 第二十四章 凄凉犯 淝水摧倾战血殷/206
- 第二十五章 浪淘沙 兴亡荣枯梦中事/214
- 第二十六章 剑气近 落日寒尘伴君行/222
- 第二十七章 青衫湿 莫教幽恨埋黄土/230
- 第二十八章 误桃源 醉卧花下能几回/239
- 第二十九章 梦还凉 莲心深深为谁苦/249
- 第三十章 花非花 茧缠自缚啼痕淡/258



- 第三十一章 行路难 钿誓钗盟何处觅/267
- 第三十二章 恨春宵 清角吹老黄昏路/276
- 第三十三章 如梦令 华泽麀兵尽泣血/285
- 第三十四章 忍泪吟 误折琼枝明珠碎/293
- 第三十五章 念奴娇 凤凰来仪莫蹉跎/302
- 第三十六章 诉衷情 月解重圆星解聚/310
- 第三十七章 撷芳词 泪尽罗衫春已空/319
- 第三十八章 怜薄命 断肠盟言如何诉/327
- 第三十九章 玉簫秋 曾叹情愁花知否/335
- 第四十章 丁香结 孤雁来去风雨骤/343
- 第四十一章 君不悟 铁马冰河孤魂殇/352
- 第四十二章 将进酒 长安古道柳枝轻/360
- 第四十三章 莫思归 冷侵罗衣夜已阑/368
- 第四十四章 鸳鸯梦 何尝并栖漾碧波/377
- 第四十五章 霜天晓 无言有泪难回顾/385
- 第四十六章 撼庭秋 泪盈襟血霜刀冷/393
- 第四十七章 鹊踏枝 谁道闲情抛掷久/401

第四十八章 清平调 草木犹解醉春风/409

第四十九章 秋千索 心疾未痊莫相询/417

第五十章 画堂春 虚名毁却梨花梦/426

第五十一章 贺新郎 堪怜洞房痴儿女/435

第五十二章 误佳期 独抱影眠灯花落/443

第五十三章 恋香衾 蝶乱鸾孤晚风急/452

第五十四章 虞美人 家国泣尽朱砂泪/462

第五十五章 满江红 书尽恨苦无人雪/471

第五十六章 沁园春 龙虎未散江湖远/480

秦韵番外 情永韵如歌/489

番外 第一篇 忆秦娥 西风残照笑如歌/491

番外 第二篇 青杏儿 多情却被无情恼/500

番外 第三篇 探芳信 谁人风雨替花愁/508

番外 第四篇 寄生草 愿得君顾误拂弦/517

番外 第五篇 情天久 和云飞去觅归舟/525

尾声/534





第三十一章

行路难 钿誓钗盟何处觅

早在得知自己是苻坚女儿的那一刻，碧落便清楚，再见慕容冲时，已经很难再恢复原来的亲密无间。待听说慕容冲起兵后，更是不敢想日后怎生相见。如今忽听杨定挑明，只觉连整颗心都被杨定的臂腕捆束住了，几乎透不过气来，不觉惊慌地挣扎起来，叫道：“杨定，你忘了吗？你曾说过，你不要缘，不要孽……”

“……是，我当年是曾说过，我也以为我做到了。”杨定似乎也急了，赌气般将她抱得更紧，双臂竟如铁箍一般，又低又急地说道，“可这几个月，我们一直在一起，又曾……那般的亲热，你当我是圣人啊？”

他不是圣人，他是面对心爱的女子，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男人。

所以他一说完，便吻上了碧落的唇，用柔软而有弹性的唇，迅速将她所有拒绝的话语堵住。他炽热的舌极快地侵入碧落的口中，用从未有过的坚决和坚持，去抢掠着属于这个女子的每一处清甜和美好。

碧落周身剧震了一下，匆忙挣扎，只觉双手俱已被杨定用左手扣住。那个在她跟前一向温顺含笑的男子，不知什么时候让她完全失去戒心的男子，用远胜于她的力道控制了她的自由，然后毫不放松地将她压在茵席上，怜惜地注视着她，目光里居然是说不出的幽幽暗暗。好久，他才不舍地撤出她颤抖着的薄唇，低低地道：“碧落，你不用再犹豫，也不用再痛苦，我来帮你……决定！”

“不……我不要……”碧落终于透了口气，惊慌地望一眼门窗，到底没敢呼救，只是努力挣扎着，想从杨定的身下逃离。她的身手虽不错，可杨定到底是男子，武艺又高，哪里容她挣脱？挣扎之际，她已感觉出杨定不容拒绝的炽热欲望，顿时羞

得满脸通红。

而杨定已又吻住她，毫不犹豫地解开了她的衣带。习武者略嫌粗糙的手掌落于她光洁的肌肤，指尖带着一丝颤意，珍惜地包住她的胸部，小心地搓揉着，感觉着她如受电击般的惊惶和战栗。杨定柔和地笑了一笑，咬一咬碧落的耳垂，声音如春水般温软，一波波漾到她的心尖，“碧落，其实你是喜欢我的，对不对？虽然你不肯和我亲近，可你并不讨厌我的亲吻、我的拥抱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，不对……”碧落的双眼睁得极大，水光潋滟，犹如被逼到悬崖无路可去的小鹿。她凌乱地试图理清自己的思路，却觉胸前忽被杨定很是促狭却很有技巧地轻轻一弹，快感迅速由一点飞快地散发开来。在周身忍耐不住的悸动中，她否认的话语，竟被逼作带着颤抖尾音的销魂呻吟。

杨定顿时笑了。

他放开了碧落的双手，将她抱起，轻轻放到床榻上，为她脱了鞋，柔声道：“别怕，别紧张。男女之事，是能让两个人都感觉到人间至乐的事。”

他素性潇洒，并不是拘谨的人，加之出身名门，品貌出众，虽不曾娶妻，于男女之道倒也不陌生。当日在小山村中，总认为自己尚有很多时日可以去赢得佳人芳心，又感激碧落拼死相救，因此心存敬畏，尚能守之以礼。如今听苻坚说碧落拒绝自己求亲，心下也是忐忑不安，从甘露殿出来，便当机立断回绝了苻宝儿，又来见碧落，却是打定了主意不让她行差踏错，自寻苦恼。

碧落年纪渐长，却未经人事，虽曾以色相诱杀林景德，却只觉这种事极为恶心。慕容冲无心于此，又曾在床第之间深受伤害，直到碧落离去方才看清自己的情感，却也不及与碧落太过亲热。如今乍遇杨定先刚后柔的百般挑逗，碧落只觉脑中渐渐给抽空了，周身俱已酥软，明明双手已被放开，心智却是一片模糊，一时居然不晓得逃开。

可她不该是慕容冲的吗？

从八岁时，她便想着，自己这一生一世，都只该属于那个绝美的少年，无怨无悔。

如今，她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，由着另一个男人肆意玩弄甚至侵占，日后该怎样去面对慕容冲？

“冲哥，冲哥……”碧落断断续续地低低喊着，终于回过神来，挣扎着要逃开。

杨定忍住心中一阵酸楚至极的刺痛，猛地将她一拉，让她重又跌入自己怀中，

才柔声笑道：“如果你要将我当成他……也成……”

明明他在笑，可碧落分明听到他最后的尾音带了受伤的低哑。

他被拒绝了，他会觉得受伤，那么慕容冲呢？当他知道心爱的女人成了仇人的女儿，嫁给了他人，他该怎样地伤？怎样地痛？

甚至，当碧落也离开了他，他背负的所有伤痛，将只有他一个人承担！

在黑夜里，在无人时，在清远的微笑背后，他独自一人舔舐所有血肉淋漓的伤口！

“杨定，别逼我恨你！别逼我恨你！”碧落终于叫了出来，沙哑着嗓子叫出来，然后痛哭失声。

杨定止住了动作，静默地盯着碧落，一贯灿亮流光的眸子，沉若秋霭满天。

好久，他才用自己的衣袖为碧落拭着眼泪，凝出一抹苦笑，“碧落，你真会恨我吗？”

“会……”碧落的黑眸中尽是泪水，怎么也落不完，“你明知我喜欢的是冲哥，只有冲哥！这世上，你是除了冲哥之外待我最好的人，可我只把你当作至亲好友一般，从不曾想过嫁给你……”

她掩住脸庞，半裸的双肩白得炫目，颤抖地传递着无助和脆弱，“我承认我不好，我……淫贱，居然愿意和我不喜欢的人亲热。可我心底，还是只恋着冲哥一个。从八岁起，我就没为自己活过。如果哪天冲哥笑一笑，我一整天都会心花怒放；如果冲哥独自闷着不说话，我连饭都吃不下去；如果冲哥半夜里做了噩梦，我会连着七八天睡不着觉，只担心他会不会再做噩梦，会不会在梦里惊慌地喊叫出来，我却没能去叫醒他……”

碧落越说越急促，惨然笑道：“只要能让他高兴的事，我都会去做，不管是杀人，还是放火，不管造反，还是谋害忠良。连假扮青楼妓女、出卖色相杀人的事我都做，事后还可以眼睛都不眨地将叫我姐姐的妓女一剑刺死……”

门外似有宫人走过，传来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滴溜溜乱滚的声音。

碧落隐约听见，略略压低了声音，“杨定，我知道你待我好。可我只想守在我的冲哥身边，有一天，是一天。如果他注定兵败，我更要陪在他身边。我不能看着他孤单，不能看着他……一无所有……”

杨定一直静静听着，薄唇抿成了细细的一线，一双瞳仁愈来愈深沉黝黑，最后变成完全的寂然无波。

直到碧落呼出一口气，将头埋入锦衾中，他才缓缓问道：“说完了吗？”

碧落咬住唇，没再说一句话。

杨定起身下了床榻，整理了自己的衣袍，才回过头来，懒洋洋地笑了笑，“我想我应该听明白了。你在告诉我，你心里只有一个慕容冲，我杨定从头到尾，什么也不是……你只是一时禁不住诱惑，或者是一时迷糊，才由着我亲吻拥抱……”

他缓缓转过屏风，即将到门口时又顿住了脚步，含笑望着碧落，“有一件事忘了告诉你，其实不是你淫贱，是我……我喜欢过很多女人，也动过很多女人，所以只要是女人，都会很轻易就被我逗引得春心荡漾。苻宝儿是一个，你是另一个。不过你们都不会是我最后一个！”

他很得意般挑了挑黑浓的眉，又是一笑，才徐步踱出，狠狠摔上了房门。

碧落抱着膝，蜷在锦衾间，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听得那砰的摔门声，嗡嗡地在耳边响了好久。

“姑娘，姑娘……”不知什么时候，青黛小心翼翼地走进来，带了几分怪异和惊惶打量着碧落，低低问道，“姑娘，你没事吧？”

碧落木讷地摇头坐起，这才发现自己衣衫半褪，大半个身子都裸露在外，甚至脖颈胸肩处都留下了淡淡的吻痕，不觉大羞，慌忙掩了衣襟，匆匆扣着衣带。

青黛也是满脸通红，许久才微笑道：“其实……杨公子为人好得很。如果天王和张夫人支持，姑娘把他抢来也不错，正好杀杀南阳公主的锐气！”

这般狼藉的模样给她撞见，碧落甚至都无法否认，更是尴尬。她借口饿了，打发青黛出去弄点心，自己趁机理好衣饰，将流彩剑握于手中，渐渐沉静下来。

一场如痴如醉般的春情醉梦，反让她看清了自己想要的是什麼，想做的又是什麼。

慕容冲在年前传信来，让她听到苻坚兵败的消息便去找他，可她一直没有去。他一定等得很着急，一定很担忧。

她怎能让慕容冲面对强敌之余还牵挂着她？

傍晚，碧落只和青黛等人说随便走走，便牵了马，依旧凭着出入宫廷的令牌一径出了宫，趁着城门尚未关闭，往长安东门而去。

苻坚等人见她刚刚回宫，虽猜不分明她的心思，却也没料到她又会离去。紫宸宫之人倒是被她突然离宫之事闹得怕了，可如今她半点行李没带，遂也不曾疑心，

竟由她离去。

直到晚膳时还不见碧落回来，紫宸宫里才慌乱起来。青黛等人急急去禀报张夫人去追寻时，碧落早已出城离去。

只有一个人，料到了她的离去。

出了外郭，但见落日残照，平芜绿树。杨定倚马临水，身着杏子黄的宽袖大衫，对着晚风萧萧而立，居然颇觉落寞。待见到碧落远远行来，他才拍了拍马头，潇洒地笑着冲她扬了扬手。

碧落只得勒住马，想着午后那场足够旖旎的缠绵，窘迫得面红耳赤，许久才道：“你怎么在这里？”

杨定却似已忘了白天之事，笑容清澈如水，“华阴、雍州那边都屯了双方重兵，我陪你去吧。”

这几个月真没有白白相处，他竟对碧落的心事了如指掌。

“杨定，难道我说得还不够明白吗？”碧落垂了头，攥起手掌时，只觉暮春晚间的风依旧卷挟着冬日的寒意，缓缓自指缝间流过，就如杨定清澈温暖的笑，对她而言终是虚空。

杨定盯着她的面庞，笑容倏敛又展，“难道是我说得不够明白？我喜欢过很多女人，你不会是唯一一个，更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但若你嫁了我，念在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会一辈子都待你好；如果你不嫁我，就让我送你一程，想法子还了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们就互不相欠，从此两清了！”

碧落迷惑地望着杨定，想弄清这个男子说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。可杨定只是若无其事地衔了片绿叶，自在地试着将它吹响，似完全没看到她探索的眼神。

“怎么？还不走吗？”杨定听不到她回答，将那怎么也吹不响的叶子一指弹得飞了出去，笑道，“趁着天王没派人追上来，咱们快走吧。”

“杨定，你回去吧。”碧落紧攥着缰绳，终于说道，“我不想让冲哥见到我和别的男子在一起。”

她和杨定一起失踪那么久，慕容冲一定多少有所耳闻。何况二人之间，的确有些纠缠不清，以慕容冲的聪明细致，必定不难察觉。

何况杨定说得虽是轻巧潇洒，未必便死了心，不如这次由碧落来为他决定，免得他当断不断，自受其乱。

“你的冲哥……”杨定无意识地抓揉着马儿的鬃毛，笑道，“我想他也盼着你能平平安安吧？他若真的待你好，便该谢我将你安全送到他身畔，而不是猜疑你的忠贞。”

碧落淡淡一笑，“杨定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毫无疑心吗？那么你真是圣人，而不是男人了。若你真的想报恩，就不要给我添麻烦，我便感激不尽了！”

碧落极少这般言辞锋利，杨定被她噎得脸色发青，终于笑不出来了。

她说完，一抖缰绳，华骝马飞快地蹿了出去，将杨定远远抛在身后。

杨定看似不羁，可绝非全无骄傲之人，受到这般拒绝嘲损，应该不会再前来纠缠了。

一气冲出里许，碧落才略略放松马匹。这时，却听到身后马蹄得得，遥遥传来。扭头看时，在夕阳最后的暗金余晖中，杨定黄衫黄骑，疾冲而来。

她不禁恼，勒住了马匹，待杨定到了跟前，怒道：“你还跟着我干什么？”

杨定阴郁地瞪她一眼，吼得比她还大声，“你就这么去吗？连行囊也不带？”

他伸手从马鞍上解下自己的行李包裹，扔给碧落道：“带上这个！笨女人，你自求多福吧！”

碧落接过，怔了一怔，忽然高声道：“我不要！”

杨定正拨转马头预备回去，闻言怒道：“不要你扔了吧！”

话未了，只听砰的一声响。

杨定回头看时，那包裹已被摔了下来，露出了里面的卧具和水袋，还有几样糕点散落四处，滚在尘埃间，迅速失了白面的本色。

暮色苍然里，云碧落一骑绝尘，散发飞舞，迅速消失在官道上。只有那得得的蹄声，尚可隐约听得，却越来越远。

杨定西望长安，又东望官道，将那马儿勒得只在原地打圈，嘶叫不已。他猜到碧落可能会走，挑的是足和华骝马媲美的好马，性子却烈，这般被他拘束着进退不得，再忍不住，一蹶后蹄，竟硬生生地将杨定摔落。

杨定身手敏捷，就地一滚，已毫发无伤地翻身坐起，刚好在那堆散落的行李旁。

他终究忍不住，坐在官道中央，闭了眼，抱住头，深深埋到膝下。一双扯住自己头发的手，如此用力，甚至在不由自主地颤抖。

夜，已来临，迅速用无边的黑暗，吞噬了一切。

第二日，碧落拿着随身的钱帛到附近的人家换些干粮时，竟然连被拒绝了数次。料想也是因为人们知晓战事已起，各自储备粮食，不肯轻易将粮食卖给不相干的人了。

好不容易换了几张大饼，碧落掬了几捧溪水就着吃了，继续上马走了一段，忽听到自己刚刚越过的牛车中传来一声清亮的呼唤，“碧落姑娘！”

碧落听得声音耳熟，勒下马来看时，那人竟是五重寺的释雪涧。她依旧一身宽大的海青布袍，青布包头，携了一个包裹，自牛车中款款步出。

碧落记得她暗助慕容冲之事，忙下了马来见了礼，才问道：“雪涧姐姐哪里去？”

释雪涧远望东方，温和地笑了笑，“华阴。”

华阴，慕容冲的四哥慕容泓正与巨鹿公苻睿、龙骧将军姚萇对峙。

当日秦王亲自安排，想让释雪涧成为自己的儿媳，结果她还是拒绝了苻睿。后经过五重寺之事，碧落已隐约意识到，释雪涧和慕容氏的关系没那么简单。她既在北地待过，多半和慕容泓颇有交谊了。因而碧落点头道：“雪涧姐姐要去找济北王？”

大燕未亡之时，慕容泓受封济北王，慕容冲受封中山王。如今慕容兄弟打的是复国的旗号，自然也恢复了王爵称呼。

听到慕容泓的名字，那雪亮的眸子忽然便似蒙上了一层白雾。许久，释雪涧才绽开冰晶玉澈般的微笑，“不，我去找苻睿。”

释雪涧望了一眼华骝马，微笑道：“我找不着马儿，又嫌这牛车太慢了，不如妹妹载我一段？”

碧落向来觉得这释雪涧行事颇是高深莫测，心下迟疑，说道：“雪涧姐姐，我要回平阳。”

释雪涧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要找慕容冲。他们兄弟同时起兵，自然早有约定。慕容冲突破了秦军拦截，必定前去华阴与慕容泓会合。我们去华阴等着，总不会错。”

碧落忙道：“姐姐确定冲哥能突破窦冲的拦截吗？”

释雪涧抿唇笑道：“我们去华阴等上几天，不就知道了？”

碧落转念一想，释雪涧是苻睿的心上人，又和慕容泓有交情，不论哪方胜或

败，都不会伤害她，跟在她后面，也不愁得不到慕容冲的消息，遂点头答应。

二人身材俱不高壮，华骝马驮了她们，速度也不见减慢多少。释雪涧身畔干粮颇多，终于免去了碧落挨饿之虞。沿途行人稀少，常半日不见炊烟。

这日傍晚，眼见南方大片山脉绵延，青葱森郁，该是到了华阴境内。看前方屋宇众多，围以高墙坚垒，应是一处乡人聚众而居的坞堡。

碧落与释雪涧商议道：“秦军与鲜卑军都在此地出没，我们不知他们动向，不如入堡去问上一问。”

释雪涧点点头，凝神望向那处坞堡，明亮的眼睛忽地眯起，连唇边也渐渐失去了血色。

碧落忙问道：“雪涧姐姐，怎么了？”

释雪涧此时正扶抱着碧落的腰肢。这接近初夏的时节，隔了单衣，碧落都能感觉到她的手很冷，连她的声音都似带了雪花的轻凉，“我怎么觉得，那处坞堡中，根本没有活人？”

碧落打了个寒噤，将那片屋宇墙垒又打量一番，沉吟道：“不会，那里至少可以住七八百人。”

二人遂驱马上前。碧落只觉释雪涧的身体越来越冷，也不由得紧张起来，一抖马缰，飞快蹿了过去。

寨门是开着的，碧落连人带马奔进去，居然不曾有人来阻止。但华骝马已在不知不觉间放慢了脚步，连碧落自己，也似陷入了冰窖之中。

果然没有活人。

只有横七竖八倒地不起的乡丁和百姓。有老的，有少的，甚至有尚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婴儿，倒在门前、灶间、榻边、席上……

四处是已经凝固的暗红的血渍，或汪作一团，或凝成落花，或飞溅如雨……

不只血腥味，还有血肉快腐烂时令人作呕的恶臭味，直入肺腑深处……

释雪涧的身体晃了晃，碧落忙扶住她，迅速掉转马头，逃一般飞奔出去。

一气奔出五六里远，碧落才勒住马。两名女子踉跄下马，伏在路边的大石上呕吐起来。

良久，二人才坐下身来，面面相觑。

“我从没见过那么多死人。”释雪涧苦笑，“原来预见到和真见到是两种不同的感觉。”

碧落喘着气，打开水袋，想喝水，又觉恶心，擦着额间腻腻的汗水，颤声道：“姐姐，你……没进堡就已经预见到了？”

释雪涧和碧落一样拥有着白皙的肌肤，但她的肌肤如雪胜玉，接近纯色的白，与碧落那种宛如梨花般柔静的苍白并不一样。加上红唇如莓，不施而朱，看来并不柔弱，只是此刻被那地狱般的情形惊到，脸色很不好看，连眼眸都黯淡下来。

她低低叹道：“是……我看到了，可我又能怎样？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坞堡而已，若是，若是……”

她一向安详从容，举止沉静，此刻却露出惊惧彷徨之色，碧落禁不住问道：“姐姐还看到了什么？”

释雪涧正要回答，眉尖忽然悸动了一下。几乎同时，碧落已听出周围有动静。



第三十二章

恨春宵 清角吹老黄昏路

碧落还未及从坞堡的那一幕中回过神来，每一处神经都在紧绷着，此时一觉不对，立刻毫不犹豫拔剑出鞘。

流彩剑的光芒耀出的同时，两边树丛中跃出一队仗剑执刀的士兵，将兵器齐齐对准二人。待他们看清是两名年轻女子，都流露出诧异之色。

释雪涧看清了对方衣着，唇角露出一抹沉着的微笑，“各位可是五殿下巨鹿公麾下？我是五重寺释雪涧，请带我去见五殿下。”

碧落发现来者是秦军时，居然也松了口气。

虽然两人都没提，但无疑都深信屠堡行径绝非秦军所为。那堡中都是氐人，正是苻坚最忠实的拥护者。秦军即便不能做到爱民如子，也不会疯狂到这般自毁长城。

那么，是谁做的？

鲜卑慕容吗？

碧落不敢想，只是收了宝剑，在那小队秦兵半监视半护送之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了翻山越岭之路。

他们未必听说过释雪涧，但一定知道当今大秦的国寺是五重寺，而五重寺的释道安则是秦王最宠信的方外之人。

走入一处山坳，终于在开阔处见到了大片的帐篷。应该有人先行派人回来通报过，所以一入营帐，便有人接着，牵走了碧落的华骝马，将她们引向最大的那处